

郑风

印象当中,只有我外婆一生无病。人吃五谷杂粮,生百病,是常事。但外婆活到快九十岁了,除了耳有些背,眼有些花之外,的确一点毛病都没有,有点造物主“出厂”的优等品。人耗到老了,除自然磨损之外,一点原生的瑕疵都不见,真让人叹服生命的诡异。

我母亲的身体与外婆是无法比的,虽然她们一脉相承。外婆勤劳、朴实的优点,母亲传承了,外婆那么健康的身体,却与母亲无缘。

母亲也没有阻止我去异乡漂泊,从没。他们都是相对豁达的人。父亲也自年轻时入伍,在部队里干了几十年,走南闯北,对我的漂泊很支持。母亲却不大赞成,孩子离得远了,见一面难,想得慌。但当她义无反顾地选择离乡时,他们也都是喜悦的。甚至这几年,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还千里迢迢来看我,算是另一种形式的“探亲”。道理上有点说不过去,情理上居然就存在着。

母亲住院,总是不告诉我。一般出院前,我



野趣 许锐

爱,就是把痛藏起来

许锋

也许,大多数人一旦老了,总会病魔缠身的。可是,人老时,孩子正年轻,身强力壮,像围棋子儿似的散落在各处。有的也围圈儿,中心却不是父亲、母亲。这时的老人,正躺在病床上,孤寂,失落,甚至会有些许的抱怨。

我母亲住过几次院。不算大病,但也不算小病。说实在话,我基本上都没有在病床前伺候过。病房里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一般情况下病人都要输液,若身边没有人陪护,长时间输液,病人有可能犯迷糊睡过去,液体一旦输完却没有及时通知护士,就有可能由输液变成“献血”。病人也有可能翻身时不小心拉断输液管,导致更严重的情况发生。若病人要去卫生间什么的,没人扶助,实在无法举着液体瓶完成平时最好做最常规的动作。凡是伺候过病人的,都了解这个情况。

去陪护,对于病人心理上的安慰倒在其次了。伺候病人,首先要实实在在地工作。看起来都是小事,平时拿不住人,但人躺在病床上,身上插了管子时,人犹如被束缚一般,完全成了弱者了。

可是,我人在他乡,算是游子吧。很多年前,在我要离开故乡时,有“先哲”就说,父母在,不远游。我不以为然。那时父亲和母亲身体尚可,也有疾病缠身,但缠得不死,不紧,每日大堆的药品子伺候着,年轻人体会不到其中的滋味。父亲和

1911年:《少年》杂志

张冠生

1911年,中国历史除旧布新,大开变局,皇朝将去,共和将立。每逢新旧社会方死方生之际,社会上对青少年的关注度似显高于平时。从新闻出版行业看,此前已有爱国学社的《童子世界》、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学生报》、基督教的《青年会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等十余份青少年类报刊,仍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商务印书馆于当年创办《少年》杂志,再开一片新绿,当有“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意思。

主编该刊的孙毓修先生,曾于科举废除前十年考得功名。他有新思想,学过英文,认为“科举已成弩末,神州多故,非开径自行决不足以问世”。

孙先生认同“教育救国”主张,且知行合一。其所开之“径”,集中于民智。民智之源,端在少年。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即参照欧洲

我凭什么给你涨钱?



像恋爱一样去工作 一个20后新青年的“职场”之道 李侃侃 著

我想表达的核心,还是成本问题。就像本开头说的一样,一睁眼,我们就在花钱,洗脸刷牙要花水费,看电视要交电费,做早点要花煤气费,很多人还背着日均好几十的房租或好几百的房贷——这就是选择在大城市生活的必然付出。企业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比如印广告,在北京选一家高质量的印刷厂,印10000张广告,可能要花3500块钱,而在廊坊印这10000张广告,可能不到3000块钱就能拿下,质量还未必差。这种成本的差距当然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仅人力一项就不可小视,北京的工人肯定比廊坊工人工资高啊。

我相信数百家行业龙头级别的用人单位,其用人标准,特别是薪酬和考核标准一定是经过多年磨合的成型体系。也就是说,在大多数规范的企业(即用工形式、福利保险、工资构成和总收入都基本与行业平均水平吻合)中,其与员工岗位挂钩的收入模式既合法,也合规(行规)。无论你在这个行业中选择哪家企业,也不会有太大起伏。

从家庭角度来讲,当儿子当闺女,还想尽可能生活得好一些,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企业给员工提供什么样的待遇,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员工为企业做了多大的贡献。

也就是说,当你在某种环境下

连载

玛拉靠近去看那条鞭子:“凯萨琳,这有没有可能是一卷打结的绳索?”

“有可能。”

玛拉把席瓦教授的祈祷文念给凯萨琳听,希望她有办法理清一些谜团,补充更多的资料。当凯萨琳要求给她多一点儿时间研究时,朱欧插话进来:“玛拉,我刚刚传了一封电子邮件给你。把电话挂上,读一下那封信。”

玛拉拿起手机,打开朱欧发来的邮件。在信中,他提到基督骑士团不仅在十五、十六世纪很活跃,现在也是。附件中是朱欧扫描的一张相关的官方文件,抬头上标着“基督骑士团成员”;文件下方是一串人名,包括路易斯·席瓦教授,以及加百列·达寇斯塔·图马子爵。

他们的出租车驶进了车站。

火车站台挤满了英国游客。从他们的对话中,玛拉得知他们也要去图马镇。她和班走进车厢,跟这群游客坐在一起,尽管玛拉还没有发现她那位中国朋友,但是玛拉希望,要是他突然出现在这里,这群游客可以掩护他们。

乘客坐满车厢时,在人们咕咕的掩盖下,玛拉和班悄悄声讨论着席瓦教授留给他们的谜团。

“我以为基督骑士团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存在了。”班说道。

“朱欧在信里提到,它不仅存在,还以共产党提供协助为荣。子爵的家族产业,过去属于骑士团,那么他为骑士团成员之一自是合情合理。不过,这个团体所代表的意义,也许已经跟以前不同了。”

“也许这能解释祈祷文中的那一段:他请求圣文森原谅他的罪过,好让他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加入我的同道。这句话会不会是指他在骑士团中的同道呢?”

玛拉点点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不仅对圣文森发过誓,也对基督骑士团发过誓,要保守图玛镇罗拉一秘密。”她回想着她在图海事博物馆和图玛复合式建筑参观的情景,“基督骑士团的徽章中,不是有一个十字架,外圈是红色,中间是白色的?”

班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他引述席瓦教授的祈祷文:“你命我隐藏在黑暗中,并用红白武器……”

“那更进一步支持了这个说法:他已向基督骑士团承诺,要保守建筑蓝图的秘密。”

“隐藏的楼层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走道上已经挤满了英国游客。一

多姿多彩的台湾春节

宋金忠 赵航

台湾由于地缘、史缘上的特殊关系,节庆与大陆,特别是福建、广东基本相同,有“时年八节”之说,最隆重、最热闹的是春节,为八节之首,它和端午节、中秋节系台湾三大节日,其他还有元宵节、清明节、中元节、七夕节、父亲节、重阳节等。

从腊月十六开始到正月十五元宵节,都算春节。他们称腊月十六这一天为“尾牙”,家家户户不约而同都打扫卫生、置办年货、准备衣着等。这一天还都要祭拜土地公,因为商家视土地公为守护神,为祈求新年发财,十分铺张,晚餐举行“尾牙宴”特别犒赏辛苦一年的员工,还请歌星助阵,发红包,齐唱《明年会更好》。“尾牙宴”时,老板如果把鸡头对向哪个员工,就表示他要被开除了。否则,鸡头总是对着老板自己。从这一天开始,“年味”渐渐浓厚起来:商店里高高挂起大红的灯笼,年货大街涌动着摩肩接踵的人群,假日花市摆满了姹紫嫣红的鲜花,高楼大厦外墙挂上了威风凛凛的灯笼,酒店的大堂里也开始播放喜气洋洋的“恭贺新禧”……

腊月二十四是“送神日”,也就是大陆的“祭灶”,送灶神上天,是年节的开始,不过大陆的时间比台湾早一天,是腊月二十三。祭品中不可缺少的是“甜圆仔”(即汤圆),蜜饯、茶料,放于灶台的“司令灶君”前,泡沏起香茶,然后烧香放鞭炮为灶君送行,让他吃甜了嘴后“好话传上天”。这一天,同样也要打扫卫生,也就是“清灶”,将家中一切“晦气”扫除掉。

腊月二十八是灶神回府的日子,也要摆上供果,上香鸣炮。腊月二十九是小年夜,这是一年中最繁忙的一天。人们纷纷到附近寺庙、商店或大街摊位上,买纸印的神像——经商的要买推着聚宝盆的财神像,居家的要买救苦救难的菩萨像,以及门神、灶神像。

博古斋

博古斋

新的一年“百(柏)事(柿)大吉(橘)”。缚柳桃枝挂蒜根,以驱邪避鬼。但在丧家就不能贴红春联了,死男的要贴蓝色春联,死女的则要贴黄色春联。

腊月二十八前,家家户户都做好年糕。年糕有甜糕、发糕、咸糕和菜头糕四种。吃年糕有祈求新年发财的意思。台湾人认为蒸年糕时,都会有“年糕神”看护,而年糕发不发,关系着来年年一年的运道,所以主妇们都严禁小孩在灶台旁问话,更禁忌说出吉利的话,以免“年糕神”发怒致年糕制作功亏一篑,不但未来一年运势“发不起来”,又没口福,所以做年糕可是过年的一件大事。不过,当年做过丧事的人家不做年糕,由亲友或邻居熬好后送去馈赠他们。

有趣的墓志铭

王道清

一般的墓志铭,大都是简述逝者的生平,铭记记者的贡献和遗愿。而一些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墓志铭却写得别有趣味,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逝者的人生态度和艺术造诣,以及对事业的执著迷恋。

画家拉斐尔的墓志铭是:“活着,大自然害怕他会胜过自己的工作;死了,它又害怕自己也会死亡。”含蓄而诙谐地向人们显示了拉斐尔的娴熟、超绝的画技。

诗人雪莱的墓在罗马墓园,墓志铭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诗句:“他并没有消失什么,不过是感受了一次海水的变幻,化成了富丽而珍奇的瑰宝。”既表现了诗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又暗示出他的死因。

音乐家贝多芬的墓碑上只有一句诗:“他总是以自己的一颗人类的善心对待所有的人。”因为贝多芬有这样的遗言:我死了以后,请不要忘记我。因为我活着的时候常常想念你们,使你们幸福。你们会得到幸福的。所以,人们在他的碑上刻上了这句话。

作家赫林岑在法国尼斯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一段文字:“他的母亲路易沙·哈格和他的幼子柯立亚乘船遇难淹死在海里;他的夫人娜塔里雅患结核症逝世;他的17岁女儿丽莎自杀死亡;他的一对3岁的双生女患白喉死亡。他



树荫里的那支嫩芽 彭力 摄影

《兄弟我在义乌的发财史》

邢晓英

本书为您讲述一个真实、鲜活的案例。卖袜子,做点牌,加工手绢,做进出口买卖,BOSS唐在创业初期折腾个不停,在各类小生意中寻找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倾囊投入,一次又一次地血本无归,一次又一次地重头来过,每次他都能汲取新的教训和经验,每次他都坚定地东山再起;资金一步步积累到2000元、3万元、十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直至挣得亿万身家。

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小生意?如何找到买主?如何在身无分文的时候赢得合作对象的信任?如何盘活少得可怜的现金?如何做不花钱的推广?如何抓住一闪即逝的机会扭转局面?如何识别助你发财的贵人?BOSS唐几乎遇到了所有小本生意人都会遇到的难题与麻烦。

3.他们往往在工作中并不注意成本控制(这正是我要说的),但却很在乎计算自己的花销,不过同样不综合考虑成本。

4.他们往往认为自己做的已经足够多,但却不够量化。而且潜意识里他们总认为公司是强者,自己是弱者,所以公司肯定是亏欠他们了。

5.因为上述因素来跟我谈谈,谈崩了导致自己离职的员工,直到现在我还没看见有几个拿到了他们当初期望的薪水,这都可都经过了三四年了。还有些干脆回了老家。

上述五点,是绝大多数刚刚工作的年轻人犯的通病。如果读者觉得我刻薄和不讲理,那我愿意为我刻薄和不讲理的表达方式道歉。但我所表达的内容,确实是通过总结个人经验,以及做了教育这行以后,和超过100家正规大中型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沟通后的结果。

我凭什么给你涨钱?

我想表达的核心,还是成本问题。就像本开头说的一样,一睁眼,我们就在花钱,洗脸刷牙要花水费,看电视要交电费,做早点要花煤气费,很多人还背着日均好几十的房租或好几百的房贷——这就是选择在大城市生活的必然付出。企业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比如印广告,在北京选一家高质量的印刷厂,印10000张广告,可能要花3500块钱,而在廊坊印这10000张广告,可能不到3000块钱就能拿下,质量还未必差。这种成本的差距当然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仅人力一项就不可小视,北京的工人肯定比廊坊工人工资高啊。

我相信数百家行业龙头级别的用人单位,其用人标准,特别是薪酬和考核标准一定是经过多年磨合的成型体系。也就是说,在大多数规范的企业(即用工形式、福利保险、工资构成和总收入都基本与行业平均水平吻合)中,其与员工岗位挂钩的收入模式既合法,也合规(行规)。无论你在这个行业中选择哪家企业,也不会有太大起伏。

从家庭角度来讲,当儿子当闺女,还想尽可能生活得好一些,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企业给员工提供什么样的待遇,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员工为企业做了多大的贡献。

也就是说,当你在某种环境下

和企业领导交换有关薪资的不同意见时,最好能“量化”地证明自己能给企业带来什么。这很重要。比如作为一个销售人员,你的销售业绩就是你量化工作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作为一个软件研发人员,你的代码执行效率和解决BUG的能力直接影响到你的业绩好坏;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你的文字在读者中间获得的直接反馈决定了你的价值……

凡事都可量化,凡事都必须量化。

而在与那些要求加薪的员工的交谈中,我听不到这种量化的表达。进而我就发现了问题所在:这些无法量化表达自己的员工往往是日常工作中非常不考虑成本因素的那一撮人,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大多数年轻人天真地以为,大公司出手不阔绰,就不是大公司。最后他们被这种天真给弄除了。

他们从不在乎乎印纸可以两面用;他们下班了不关电脑因为eMule和BT上几个电影还没下载完,而且第二天早上还要开机实在太麻烦;他们从不在乎一个纸袋的印制成本是多一毛钱还是少一毛钱,更不在乎一次印五万个好还是一次印五万个好;当然,偶尔他们也会注意到印五万个纸袋的单一成本较比五个千个便宜,却又忘记考虑这五万个纸袋要多久才能用完。

上述这些“不关心”和“不在乎”,决定了这些员工只知道心疼自己花了多少钱,却从来不在乎自己花了多少钱,花得到底是不是地方。

另一个例子,有员工说:“您看,说是给我每月五千块钱,拿到手里就剩三千多了,是不是能再涨点?”

有点儿法律常识的同学们应该知道,五千块钱的工资都包括什么?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五险一金中由公司代扣的部分。也就是说,除了纳税光荣以外,大多数钱还在你自己的口袋里,这也是国家强制要求执行的,而你看到的仅仅是变成现金打到工资卡里的那部分,我凭什么给你涨钱?

找老板谈加薪的,多半会面临失业

还是那句话,大多数无法量化自己工作标准的人,往往在生活中也是最浪费的人。

下面我来提些建设性的意见。



像恋爱一样去工作 一个20后新青年的“职场”之道 李侃侃 著

盗图贼

谁偷了郑和的世界地图?

【美】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Macdonald) 著 李侃侃 译

他点点头:“这样也说得通。如果教授通过基督骑士团得知,圣文森画屏曾经画到蓝图,而骑士团要求教授保守有关蓝图的秘密,那他在信中提及的每件事情便能吻合了。”

“我们只需要找出一楼到底藏了什么。”

“哦,那应该很容易。”班酸地说,“我们只需要进入世界知名建筑可能封闭了几百年的二楼就行了。”

领队大声宣布了他们的对话。她以异常活泼的声音宣布:“我们就要进入查罗拉了!”

不像图玛复合式建筑的外观,日晒并未影响查罗拉内部的金碧辉煌和精致的装潢。

当他们进入小礼拜堂时,玛拉偷偷在屋中四处寻觅,暗自心中比较着每扇窗户、每根柱子与每块飞檐等细节。从内部看来,可以确定没有明显的人口通往二楼。

玛拉走到二楼的墙壁,想起旅游宣传册中写道,二十世纪初三十年代之前,要到达圣器所,必须从南边面向主回廊的窗户进来。她想重新考虑这个可能性。

然后她便看到了,在一扇坚固的铁格子窗底下,有一个石制的小洗脸盆,从南边的墙壁上突出出来;除此之外,这面墙上空无一物。她注视着那面墙壁良久,目光来到她身旁,顺着她的目光望去。

25